

<<武陵山区摄影作品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武陵山区摄影作品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654798

10位ISBN编号：7806654798

出版时间：2004-9

出版时间：岳麓书社

作者：柴焕波

页数：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武陵山区摄影作品集>>

内容概要

在时光的流逝中寻找诗性（代序） 壹 在洞庭湖平原的西缘，有一系列楚汉及以前的古遗址，我考古生涯的许多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。

每当久雨初晴，站在遗址的高处西望，莽莽的山体呈现出清晰的轮廓：群峰竞秀，积翠凝蓝。

这就是历史上“蛮夷”居住的武陵山脉。

后来，机遇让我与这座山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让我走遍了它腹地的山寨、小镇、山路、水涯，登临它的绝顶，凝望山头的云开云合，寻找这块土地亘古以来的史诗。

位于湘鄂渝黔交界处的武陵山区深林密篁，地老天荒，“蛮烟瘴雨溪州路，溪边桃李花如雾”，这是古代诗人笔下武陵山区的凄迷图画。

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称之为“鸟不飞度，兽不敢临”，唐代李吉甫谓“溪山阻绝，非人迹所履者”，难越的关山险途，赋予了这片土地种种神秘的色彩。

白水激涧 洞穴遗址 “武陵”之名，可能始于战国，里耶秦代简牍中已出现“武陵”——名。

汉代人将这一山脉称为黔山、武神山、武山、武陵山。

汉高祖五年，置武陵郡，武陵山的名称就此固定下来了。

武陵山区在商周时代已有了人类密集的居民。

这里是古代朱砂出产地，商周时代冶金业对于汞的大量需求，使这一资源受到极大的重视，也许，这正是开发的契机。

这块山地最早出现在文献上的居民，是商末参加伐纣战争和之后向周王朝进贡朱砂的濮人，以后又称为僚人、仡佬人。

先秦时，义有苗蛮人、古越人、巴人先后进入这块土地，并以此作为世居之地，在此溪峒之间，保有疆土，自相君长，视王朝盛衰强弱，以为叛附：战国中期以后，秦楚争霸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，秦楚之间除了长江、汉水等交通要道以外，横穿武陵山脉的古代盐道——酉水，成为“自巴蜀瞰荆楚”的出奇制胜之道。

2002年6月，酉水河畔的里耶古城秦代简牍的惊世发现，吸引了世人的目光，“二酉藏书”的古老传说又一次激起人们心头的遐想。

谁也没有料到，这个默默无闻的深山小镇，在中国历史的某个时段，曾一度成为历史进程的重要焦点；谁也没有料到，在武陵山区沉入千年沉寂以前，也曾有过旌旗鼙鼓喧嚣的时光。

沿酉水而下，在酉水与沅水交汇口的沅陵窑头古城，至今仍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楚黔中郡的郡治所在。

当年，黔中之地是扼守秦巴进攻的军事重镇，古城临河的官驿、客栈，曾有大批的兵弁、商贩和各种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在这些过路人中，还有一位“带长铗之陆离兮，冠切云之崔嵬，被明月兮佩宝璐”的流放诗人。

楚顷襄王元年（前298），屈原五十六岁，遭谗而被放江南。

他从洞庭东部陆路到达沅水口，溯沅水上行，曾经到过这里。

仿佛若有光 苗家姑娘 顺着屈原当年的水道漫游，或浮酉水西一上，隐入山林，黄昏中有破败的伏波宫。

在溯风中，我再读《涉江》，让山川形貌与辞章交相辉映。

有些问只是稍一触目，便直刺内心。

那岸边黄昏中的白花，这么清纯，就像屈原初见时一样，这不正是《离骚》中屡屡出现的“沅芷澧兰”？这些香草，从那时起就被赋予柔美的诗意，它们既然曾经与一颗心息息相通过，必然会再一次与人类心灵相通。

武陵山区的王朝建置始于楚汉时期，但当日寸势力所及只是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，与王朝之间也仅维持着松散的臣服关系，山区的绝大部分为当地土著所居住。

《水经注》云：“武陵有五溪，谓雄溪、桶溪、酉溪、沅溪、辰溪，皆蛮夷子孙所居。

”武陵山区溪峒深险，难扰易乱，苗氛炽不可控，商贩不通，诸蛮逼境，成为历代王朝的心腹之患。

从楚平王伐濮、马援征蛮、溪州之战到清代征苗，封建王朝的扩张与地方政权的反扩张，统一与割据

<<武陵山区摄影作品集>>

的斗争，贯穿了武陵山区的整个历史。

就连“武陵”这一山名，也勾起了人们血雨腥风的记忆。

顺着历史的目光，我眼前走来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东汉伏波将军马援。

当年老将军在光武帝的支持下，溯沅水冒险兵进壶头山，在青浪滩，水疾不能上，又途遇居高临下阻击的五溪蛮。

“滔滔武溪一何深，鸟不飞度兽不敢临，嗟哉，武溪多毒淫。

”这是马援在绝望中发出的哀鸣。

沅水两岸，一片油菜花黄，水鸟低飞，人们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一线踪迹。

当年的青浪滩现已成为水库，不见当年湍急的溪流，壶头山也失去当年的高峻。

我在荒山中寻觅将军当年“穿岩为室避暑气”的石室，但只有六月毒辣的太阳与漫山的荆棘依旧。

在将军临死的眼中，一定浮现出他神萦梦绕的铁马冰河。

元明清时代，武陵山区与大部分西南地区一样，进入了土司统治的时期，永顺老司城便是这一历史的见证。

烟霞春水 这些年中，我几度回到曾经考古发掘过的老司城，每次踏上灵溪河一亡那座发白的小木桥，心中便有一种归里之感。

这是一个未经现代文明太多浸染的山村，山林虽不如历史上那样茂密，但福石山顶孤立着成排的松林依稀往昔的模样；溪水依旧，岁寒时泛着深蓝，映现出两岸山林的碧色。

村中皆陈旧的黑瓦木屋，漫步在称为金銮殿的土王宫遗址上，山风凛冽，天地寥廓，山色惨淡如睡，这些熟稔的景色不断地唤起我对于过去岁月的无限幽思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我住在土王祠的木楼里，可以从当年土司的窗口，眺望“万马归槽”的山势，灯光下翻阅土司的世系，和那些刚刚出土的墓志铭。

高山云巢，白沙清流，时而大风从山后骤起，彭翼南率土兵在我浙东老家大败倭寇，征途中的王阳明与彭土司在帐下对答，那些匆匆过往人们的音容笑貌，都与我经历中的那些景物、那些时光相交融，从而产生一种对于历史的切肤之感。

接着，历史的洪钟大吕终于打破了最后一代土司的田园梦境。

随着清王朝的国力日渐强盛，开始在土司统治地区开展一场“改土归流”的政治变革。

土王宫里的歌舞升平顿化为家国破亡的骊歌。

在武陵山腹地的“生苗”地区，则经历了名为“开辟苗疆”，实则充满屠杀和流血的岁月。

雨后的鸭宝寨，巨大的废墟仍在，天空很开阔，天底下有一种悠久而苍凉的东西。

1794年12月24日，石柳邓、石三保、吴八月、吴陇登、杨国安等数十人在这里歃血盟誓，一场史称乾嘉苗民起义的暴风骤雨，就此拉开序幕……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了，血洗后的苗疆一片惨状，“皆毁其室户，戮其丁壮，俘其老幼，阖寨不留一人”，“至是杀戮什之七八或数十百寨无一人”（《贵州通志》）。

登上黄丝桥古城的城头，透过城堞、护垛和枪眼，望四周发白的小路与山冈，总有一种刀光剑影的意象向我袭来，望着如今游人如织的苗疆边墙，我读出的是历史的凝重与悲苦。

贰 在武陵山区的崇山峻岭之间，随着迂回曲折的山路，每每相隔三五里或七八里，就会出现一个别有洞天的小盆地，或数十上百户聚族而居，依山傍水，深林密篁，或三五人家，竹篱茅舍。

尽管曾有过风云激荡的岁月，但更多时间这里是静谧的。

这里是远古时代“九州以外，圣人听其自然，不勤于远，不受其贡”的“南裔荒服之地”，刀耕火种、笃信神鬼、与世隔绝。

正如《慈利县志》所载：“茅花界外，土人不识甲子，砍畚挖地不分界址，无刁民，无健讼，无乡约之设、保甲之联，整年无一吏卒叩门，常时以采蕨挖葛为食、饲蜂为业。

生其时，居其地，仿佛羲皇时景象。

”这里的人民，千百年来，依靠风调雨顺，维持着低水平的丰衣足食的生活，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世代相袭，这是上古“农村公社”的基本单位。

这些寨落利用丛生的灌木，如荆榛棘楚之类，构筑外围，瓮石围棘，以防野兽伤害庄稼和邻敌侵掠，在历史文献中称为“峒”或“溪峒”。

<<武陵山区摄影作品集>>

从殷代开始，人们对于徭役的恐惧，使他们开始朝江南深林密箐地区逃亡，魏晋以后，不堪赋役、战乱之苦的诸华百姓更是沿着这条古道流入黔中。

就这样，武陵山区这个山川阻隔、道路崎岖、历代王朝鞭长莫及之地，成为历代中原人民的逃亡藪。

青嶂村景 武陵山区山川破碎，缺乏产生统一文明的客观条件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社会发展停滞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水平。

土著濮人，以及后来进入这块土地的苗蛮人、古越人、巴人，他们的文化很少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。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，而又互不融合，他们保留了各自的语言、传统、宗教和祭祀习俗，于是形成了各种文化并存的斑斓画卷，成为人类学者、民族学者视野中的宝库，它的兴衰轨迹，构成一阕引人入胜的人类故事。

“昔楚国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间，其俗信鬼而好祀，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。

”(东汉·王逸《楚辞章句》)“楚人信巫鬼，重淫祀。

”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这些丰富的古代文化事象，在现在武陵山区的一些宗教、祭祀的仪俗中比比皆是。

“雩仪”溯自上古，“雩，却之也”，“先腊一日大雩，谓之逐疫”，其名和其形式，都是撵除追赶之意。

两汉时，雩除仪式成为举国官民共同举行的岁时仪式，至元明清各朝，宫廷雩仪逐渐被其他仪式代替，但其形制功能向民间流播，又逐渐与民间原有的驱邪仪式以及道教、佛教等的仪轨典仪形式融合，形成现行武陵山区的“民间雩”。

吃牯脏，即椎牛，是苗区规模最大最隆重的祭典。

据历史文献记载，汉族的椎牛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尚鬼崇巫的殷商时代。

当时，凡攘除灾祸，献俘“告执”，祈年求雨，或敬山川土地，几乎都要用牛。

而用牛最多的武丁时期，一次祭用就多达“三百牢”或“五百牛”。

自西汉以来，随着儒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加强，属于巫教范畴的椎牛遭到排斥、禁忌，在民间几乎告别了这一习俗。

然而，在武陵山区的苗族中却被完整保存下来，并赋予椎牛以各种神学的、神话的解释。

梯玛，是土家族祭祀活动的核心。

土家村寨一般皆有“摆手堂”，摆手堂前有大坪，为乡民群体祭祀活动的场所。

仪式的主持者是梯玛。

梯玛祭祀活动中一项重要仪式是跳茅古斯舞，模仿祖先开荒拓野、刀耕火种、捕鱼狩猎等劳动生活，公认为现在最古老的巫剧，也是古代社会生活的活化石。

这些古代文化的事象除了在上述祭祀和宗教仪俗中保留下来外，还通过出土文物、建筑、服饰图案等物质载体表现出来。

守望武陵苍茫 高庙遗址出土的七千年前陶器图案，母题是虎和鸟。

多虎是武陵山区的客观环境，成群结队的虎对人类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，在这张开的血盆大口凝望了人类令人战栗的古老记忆。

虎图腾在战国汉代以虎钮揅于为最显著的载体，并一直留存在土家族白虎崇拜的民俗中。

凤鸟崇拜在《后汉书》中有完整的记载，“盘瓠死，因自相夫妻，织绩木皮，染以草实，好五色衣，裁制皆有尾……今武陵郡夷，即盘瓠之种落也”。

这种五彩衣裳，而且“有尾形”，正是凤鸟形态的摹写，保存在武陵山区苗、侗民族服饰中的这种图案、色彩，实渊源于凤鸟崇拜这一古老精神，并寄寓了一代代幻想飞翔的梦。

武陵山区独特的古代建筑，以干栏即阁阑式的房屋为其特征。

文献记载，“人并楼居，登梯而上，号为干栏”(《通典》)，“悬崖无构屋，号阁阑”，“巢居岩谷，因险凭高”(《太平寰宇记》)。

现代侗族的木楼、土家族的吊脚楼，即为其活化石。

住在苗寨的日子里，有时我在风雨桥上午睡，也曾躺在傍晚的溪水里，仰望童年时的天空。

寨子里的老人对我说，有一年，有一条龙跨过山顶，听到有人惊呼，孩子们都恐惧地躲进屋内。

这里四周高山，自然而然产生了对于“浮云”的崇拜；在阳光下的山林中，头一次看到枫树上群飞的

<<武陵山区摄影作品集>>

蝴蝶，自然使我领悟到这个民族起源传说中的“枫树”、“蝴蝶妈妈”，乃是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意象；山峦上烟雨变幻，山腰上有堆满棺材的岩洞。

寨子的山坡上有水井，是一个村寨的生命之水，因此自然而然被崇拜为“龙池”、“神水”；上方的古树，是建寨以前就有的，被崇拜为“神树”或“风水树”，那是先秦的“句芒”。

树枝上缠满红布条，树下香纸不断，一年四季都有人在此祈愿、膜拜；过去，每年五月逢子祭祖，祭毕举家“入山洞躲老虎鬼”，“道路相逢不言语，睡眠不敢转侧，蚊蚋嘬其肤不敢动，惧鬼也”；还有古树上吊着的死猫、树怪、风鬼，黄昏小道上惊恐的孩子……这就是苗族精神世界的一角。

当别的民族早已进入了“阶级社会”，有了新的价值观、新的恐惧和新的宗教，这个民族却依旧固守着古老的原始宗教：其精神世界还深深地被自然界的灾厄所牢牢控制着，理性没有得到完全的苏醒。

然而，这块土地也有自己的动人华章，那是激励世代人民的生命之火。

《聊斋·竹青》婉丽凄美，洋溢着湘西山水的情韵。

尽管古老的传奇渐渐淡忘，但生活中的爱情，亘古不变，弥久常新。

身穿苗装的少女的美，不是在城市的舞台上，而是在苗寨青黛色灰黯的山水背景中才会体现出来，动人的肢体在山水之间转动，饰物叮叮当当，五彩的服饰显得这样地青春洋溢，一种永恒的美就悄悄落在我的心中。

联想起择偶“游方坡”，男青年甚至走上百里山路，去和自己心仪的姑娘相会；月光下，姑娘在男青年的邀请下，在芦笙声中翩翩起舞，银饰闪闪，衣裙娉婷…… 熏微 岩石与流水 入山看见藤缠树，出山看见树缠藤。

树死藤生缠到死，藤死树生死也缠。

春风春雨雨如纱，滴滴春雨浇L(-)茶。

蜜蜂飞过高山岭，恋花不怕陡石崖。

热烈的追求，大胆的披露，美好的向往，一切都以劳动者本色相见，毫无虚饰和矫情，爱情如火，温暖着祖祖辈辈人们的心田，真挚感人的恋歌，让人思绪万千。

城市生活已经告别了涛意，只剩下物质的真实和贪婪：许多城市人的优越感无非是更多接触些时尚罢了，并不代表见解、知识的现代性，许多人远远未触及生活的实质。

同那些与自然为伍的人群相比，生活带有更多的寄生性。

倒是他们，在天地之间，用自己粗糙的双手在自然中讨生活，自有一种令人感动的东西，严峻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他们的社会伦理与宗教观念，古老山川中保存了刀耕火种、野合催春、巫歌祭调、婚丧旧俗这些精神因子，他们的生活有苦也有甜，感情生活有笑也有泪，这是一部活的生活画卷。

尽管在大时代的背景中，他们只是历史的承受者，那些美丽的东西时常显得那样的脆弱，甚至渐渐成为缕缕残余，但自有一种令人回望的品质在。

在入睡前的朦胧中，一幅画面又在眼前浮动，青山老岭之中，山头古樟参天，发黑的屋瓦，重重叠叠的木楼，一群身穿色彩鲜艳服饰的少女，戴着银光闪闪的项圈。

我与四个姑娘握手，那个大方的姑娘，眼睛直视着我，伸出整个手掌与我握了，手有点粗糙，但感情是委婉的。

你什么时候再来，明年还是后年，下次你来，我给你唱歌，唱什么都可以。

木讷的村干部跟在后面，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，芦笙呜呜地吹起……送你们送过我屋后山，留恋你们才贪看几眼，你们像蛟龙转归大海，我们却愿筑坝来阻拦。

歌者已不再年轻了，词是即兴编的，但这曲调是古老的，我用心倾听，一听到悲苦低回的旋律。

我的心就酸了，这个民族没有文字，他们表达感情的，只有靠这些山歌，应该好好驻足听一听，这里有史诗……这个时候，我不知道学者、艺术家为何人，我，仅仅是一个倾听者，一个有幸隔着时空聆听的人。

五彩云霞，美姑娘婉约的心，让我感受到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情歌。

叁 劳役般的职业考古生涯，平实而单调，但沉潜的时间久了，心中也会渗出一缕光，一种感受，如同从岩石、土层中滋生出来的一样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在猛洞河畔一个洞穴中发掘商周时期的遗址。

从洞穴中把一筐筐土倒出来，在阳光下找到陶器的碎片、狩猎时用的铜箭镞、捕鱼用的网坠、吃过的

<<武陵山区摄影作品集>>

螺丝壳、占卜用的卜骨、吹奏用的骨笛……一个幼年夭折的孩子，没有放入墓地，而是放在居室中，这是一种舐犊之情啊。

我感到自己在恢复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悲喜，或者某个时代生活的一角。

从另一个角度想，考古学对于历史的认识，说到底，也是对生活的一种咀嚼，对于人类生活丰富性的挖掘，这未尝不是一种诗性。

这种工作还让我避免了走马观花与浮光掠影，而从容地进入这块土地，并融入了我自己的岁月、经历与才情。

每当旅行疲惫的时候，我一次次返回我的那个小山村，黑夜里，听到脚步声和话语声，烤火的木门就会热情地敞开，那些时候，那个清癯的加勒比人圣琼·佩斯就浮现在眼前：他留着胡须，骑着马，那年他三十三岁，正是我这样年富力强的年华，他去了外蒙，后来写就了《远征》，晚年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在他的经历中，我看到自己前行的道路。

“现在，我回到了故乡……惟有心灵的历史才是历史，惟有心灵的自在才是自在，在那里，在时光的流逝，卜，与瘦果、按蚊、茅舍和沙滩，这些最卑微、最虚幻之物为伴，就这么件简单的事。

”（圣琼·佩斯）在与世隔绝的山村的寂静中，我的思想摆脱了琐事的羁绊，振翼凌空。

岁月的背影 现代社会的一切都走向商业化，所谓成功也多半指商业上的成功，它带走的是古典社会对于生活的体察之情，而我的选择依然是古典的：保持一颗感受美的颤抖的心，体察古代的天空、尘埃与流光，从而加深自己对生活深度与广度的体会。

我以此作为感受历史的基点，在旅行和对时光的追溯中，我享受到了人的根源，并确认了一个文化人生命史的存在。

青年时代，在田野的日子里，我醉心于风景人事的色彩缤纷，年届中年，激情归于平淡，许多过去激动过我的东西不再让我激动，倒是真正体会到了考古的诗意与魅力，体会到一种可以用手触摸的历史的客观性，有白骨烽烟、马嘶剑舞，也有桃花春闺和我少年时代醉心的诗赋辞章。

我作品中有价值的东西，恰恰是职业赋予的，职业有幸让我恢复了关于过去、关于艺术传统的种种记忆，开拓了通向艺术思考的视野，而普通人的悲喜、生活中阳光与晦暗，孕育了我艺术中最诚挚的部分，这就是我的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纽带。

藕益大师《灵峰宗论》云：“有出格见地，方有千古品格。

”普鲁斯特说：“唯一的真正的旅行，唯一的青春之浴，不是去观赏新的景物，而是获得新的目光。……大作家的任务，只是一个转译者的任务。

”马蒂斯说：“艺术家的作用就像学者的作用那样，存在于他和别人都熟知的，深入人心的真理之中，只不过他以新的面貌使真理显示出来，并促使他掌握它们的最深刻含义罢了。

”他们所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。

摄影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，技术上的炉火纯青，得心应手地使用每一缕光线、明暗质感，使之成为个人灵性的闪光，也只是最基本的前提。

艺术感动人的地方，永远不会是技术性的东西。

真正令人心悦诚服的作品，真正温暖人心的作品，是需要一个人对于自然、人生、艺术的真正彻悟。

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，就是影像的创作与回溯历史之间的通道存在吗？它是客观存在，还是我一厢情愿的理性幻想？通过这些年的实践，我感到，这个“通道”是存在的，它是通过学习、思考，并在创作者的内心实现的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的影像逐渐从程式化的建筑、民族风情、服饰中分离出来，而关注到那些与民族生活更加息息相关的意象上来：稻田上的耕作、晨昏云霭中的灰色调、雨中的山景、一把柴刀刃口的幽光、沉睡的木犁、一双旧鞋子、水塘中的涟漪、一张布满生活印迹的面孔、农妇手指上的裂缝、木窗中少女的眼睛，还有，那些雉愿仪式的神坛、图案、隐喻…… 巫师冥界 我觉得转瞬即逝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，我力图在时光的流逝中去看待事物，不是寻找偶然的或新奇的场景，而是在平凡的、千万遍重复的人的活动中，寻找生活的常态、周而复始的岁月、人们的悲喜和心灵的图腾。

现在，武陵山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与古代已有许多改变，过去重冈叠嶂的山川，现在通了公路、铁路

<<武陵山区摄影作品集>>

，昔日草木蔽天之处，已辟为开阔的农作地，或植满桐茶松杉等，深山大谷亦多成稠密之村落。现代交通网的建立，改变了这一地区许多古老的生活方式，而近十多年来的“打工潮”，汉族文化的深度融合，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。

随着一座座新的市镇拔地而起，古老的建筑、街衢日益没落颓败，宁静的乡野嘈杂着各种机电的轰鸣声。

青青的山岭也因修桥建路，处处露筋暴骨。

一切都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纷乱与嚣闹。

过去的山川氤氲、风水观念，被纷至沓来的新观念、新时尚义无反顾地打碎。

在这个时候，我来到了湘西。

在这些年中，我几乎走遍了整个武陵山区，寻觅原生态的山川风貌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过去岁月留下的一些人文景观。

那些原生态的风景不仅是世代人民的生活的怀抱，也是孕育古代哲学与艺术的摇篮，只有在这样的氛围里，我们才真正可以触摸到历史的图案与古人的内心，如果没有这些原始的景观、远古的藤萝，我们对于古代的钩沉要浅表得多。

出于这样一种虔诚，我尽量用大底片拍摄，精心制作，力图把自然的细微细节表现出来。

群山幽深，桃花凄迷，这是古人心灵中的“峒里桃花”，它寄托着中华民族心底的桃源情结，在当地人们眼里，盛开的桃花又是希望。

耕牛老人 飞鸟，在人们的潜意识中，它是人的灵魂与天神沟通的使者。

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

”（《诗经》）“鹤，阳鸟也，而游于阴，盖羽族之宗，仙人之骥驥也。

”《艺文类聚》)在山区招魂仪俗中，还保存着“扎大纸鸟”的习俗。

古老的洞穴，在一些民族的史诗中，是祖先的起源之地，考古发掘也证明，它是这块土地的人文之源，那些岩石的幽光中，有一种沉积了几千年的魅力。

凤凰、窑头、里耶，那不是山水，是历史，从中可以读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艰难步履；梵净山、天门山是神人共居之地，透过梵净山顶的黑雾，你会看到中国人自己的山神，那是这块土地上最原初的宗教；张家界、猛洞河、鄂西三洞是山水的恋歌；老司城遗址中有家国之情，沧海之叹；而那些平凡的山寨、四季的意象，则是各族人民生活的怀抱。

这就是在我镜头中武陵山区的人文画卷。

一个人的激情，是需要靠一种人文精神来支撑的。

大师们凝视自然、领悟细微的光色变化，黄宾虹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、“观夜山”，都出于这样的信念。

我用旧式照相机拍摄，而且独自一人，自己配制药液、冲洗胶卷、放制照片，当我在暗房中反反复复做这一事情时，就体会到亚当斯所说的“演奏”，和我们民族悠久传统中的“笔墨”。

通过它，我感到自己与本民族伟大的艺术传统、与古人的心灵相触摸。

我从来没有刻意追求过手法上的创新，我觉得艺术之神并不在那里。

历代大师留下的手法，体现了摄影艺术内在的规定性，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打破这些规范。

天空、云彩、时岁……它们——直如此，没有变化，但谁也不会厌烦它的重复。

对我来说，重要的是遵循心的方向。

我要做的，只是努力把心放在时间之中，天地之间，在我熟悉的土地上，让一个民族幽深的记忆，如同滚滚波涛从我心头卷过，然后，在某个瞬间，与我瞩目的景物连结并凝结在底片中。

这与其说是一种创造，不如说是“相遇”，或是“生成”。

<<武陵山区摄影作品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